

本书由湖南省“十二五”规划重点学科湖南科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王友胜 吴广平 主编

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

2010年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ZHONGGUO
WENXUE
CHUANBO
YUJIESHOUYANJIU

CIS 岳麓书社

本书由湖南省“十二五”规划重点学科湖南科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王友胜 吴广平 主编

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

2010年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ZHONGGUO
WENXUE
CHUANBO
YUJIESHOUYANJIU

CS 岳麓书社·长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2010 年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王友胜主编;吴广平等著.

—长沙:岳麓书社,2013.12

ISBN 978-7-5538-0187-2

I. ①中... II. ①王... ②吴... III. ①中国文学—大众

传播—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6380 号

ZHONGGUO WENXUE CHUANBO YU JIESHOU YANJIU

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

——2010 年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 编:王友胜 吴广平

责任编辑:杨云辉

责任校对:舒 舍

封面设计:天闻·尚视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直销电话:0731—88804152 88885616

邮编:410006

岳麓书社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岳麓书社天猫网:http://lzfts.tmall.com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8

字数:350 千字

ISBN 978-7-5538-0187-2/I·1146

定价:58.00 元

承印:长沙市宏发印刷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目 contents 录

韵同相感深

——英国诗人克莱默-班对中国古典诗歌西传的贡献

..... [美国] 江 岚 / 1

宇文所安式的破执：重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叙述结构

..... 史冬冬 / 13

西王母神话的传播研究 陈丽琴 / 25

从牵牛到牛郎

——牛郎传说的四个传播层面 肖 波 / 40

略论日本汉诗在中国的传播 [日本] 蔡 毅 / 57

美国学者中国古代诗学接受研究之特点 徐志啸 / 84

论文学传播中的“共生”效应及其对文学经典生成的影响

——以宋词为中心 郁玉英 / 98

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扬雄典事及其深层取向 侯文学 / 111

魏晋南北朝邮驿的私人化倾向与诗歌异地传播 吴大顺 / 131

唐诗传播与唐诗发展之关系 吴淑玲 / 149

千年一曲唱《阳关》

——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的传唱史考述 王兆鹏 / 189

王维诗歌盛唐接受的现实与意义 王志清 / 208

从王维到韩愈

——略论盛中唐文学思想的传承 张清华 / 229

两宋时期的李贺接受	李德辉 / 242
题壁与记忆	
——苏轼题壁诗研究	[中国台湾] 张蜀蕙 / 276
朱熹《考异》与韩集的近世化	杨国安 / 290
诗集编撰与杨万里诗坛盟主地位的确立	张玖青 / 303
论朱熹、方回对南宋诗人赵蕃的接受	周 静 / 309
宋词的手抄传播	谭新红 / 324
宋人对秦观词的接受与宋代的词学观念	叶帮义 / 339
清初唐宋诗选本与唐宋诗之争	
——对顺治至康熙十年前后唐宋诗选情况的考察	
.....	贺 严 / 357
唐诗对清中期蒙古族汉诗创作的影响	米彦青 / 369
试论清代咏红诗的接受学意义	张利玲 / 410
王先谦所编文章选本与其学术思想和文章学理论	
.....	孟 伟 / 426
论石刻《醉翁亭记》成功传播的影响	王 星 / 437
中古赋学审美范畴“丽”的阐释	彭安湘 / 451
明代学者对汉赋的评点	踪 凡 / 466
许渊冲、卓振英英译《九辩》的比较研究	王 慧 / 488
明清西厢故事流变论	周相录 / 497
例戏《天官赐福》的源流与演变	李跃忠 / 505
文学传播与《水浒传》的好汉形象塑造	杨林夕 / 522
论林纾对中外小说艺术的比较研究	韩洪举 / 534
《红楼梦》引用李杜诗辑考	李鸿渊 / 557
后记	/ 570

韵同相感深

——英国诗人克莱默-班对中国古典诗歌西传的贡献^①

江 岚

(美国威廉-柏特森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关键语言研究中心)

西方世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认识，曾经长期停留在唯《诗经》先行的状态。以传教士、外交官为主体的西方汉学家们译介传说中为孔夫子所著的《诗经》，是出于研究与追寻儒学精神信守的需要，而非出于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兴趣。直到法国著名汉学家圣-德尼侯爵（D'Hervey Saint-Denys, 1823—1892，汉名德理文）的法译本《唐诗》问世（*Poésies De l'époque des Thang*, 1862），才打破了这种局面。19世纪中期以后，英国的汉学研究迅速崛起并后来居上。由外交官身份转向汉学专业研究的杰出代表人物，剑桥大学的第二任汉学教授哈伯特·霍尔（Herbert

^① 撰写本文，笔者主要参考了以下文献：[1] [明] 张之象编，[日] 中岛敏夫整理《唐诗类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2] [清]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3] [清] 沈德潜选注《唐诗别裁集》，中华书局，1975年。[4] 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5]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6] 《中华历史通览·唐代卷：流金岁月》，中华书局，2001年。[7] Clifford Edmund Bosworth, British Academy: A Century of British Orientalists 1902—200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8] Joshua A. Fogel: Herbert A. Giles and China; Introduction, Japan: Kurodahan Press c/o Intercom. Ltd., 2004. [9] Esther Singleton: China as Described by Great Writers, Dodd, Mead and company, 1912.



Allen Giles, 1845—1935, 又译翟理思) 为中国古典文学向英语世界的流播积基树本,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 19、20 世纪之交, 翟尔斯连续出版的《古文选珍》(1884)、《古今诗选》(1894) 和《中国文学史》(1901) 等译著, 集成性地将中国古典文学作为一个辉煌的整体, 推向了汉学研究的前台。

作为一位欧洲古典文学功底深厚的优秀作家、一位治学风格严谨的学者, 翟尔斯具有超乎寻常的丰富词汇量以及驾驭英语语言文字的能力。“因此在他的英译文本中, 为了能够做到词句意义精准而风格典雅, 生僻晦涩、‘维多利亚’式的英文单词随处可见。”结果, 尽管“从选诗的时间跨度和翻译的精确度上来讲, 翟尔斯的译介在当时无人堪出其右”, 其传播的范围却至今难以跨越学术圈。

克莱默-班不是经院派的汉学家, 他很可能也不懂中文。虽然他的生平资料以及与翟尔斯家族的交往情况尚有待进一步查考, 但通过他自己的一些文字, 可以确知他与中国传统诗歌、文化的近距离接触直接来自于翟尔斯及其子欧尼尔·翟尔斯(Lionel Giles, 1875—1958) 的影响。小翟尔斯也是一位卓有成绩的英国汉学家, 以翻译《孙子兵法》、《论语》、《左传》等中国典籍蜚声英国汉学界。经由翟尔斯父子的导引, 克莱默-班是以一位优秀诗人天性敏锐的感受力和颖悟力——而不是汉学家研判的眼光——去体悟中国古典文学世界的丰美。当他觉得自己捕捉到了, 领略到了遥远时空之外, 那些陌生的诗人们用陌生的文字所要传达的深长意蕴之时, 翟尔斯等人过于学究气的译文却是如此难以满足他的审美情感认同。于是他只有提起笔来, 把自己比较偏爱的那些篇章拿来再译一遍。

一、克莱默-班的主要中国古典文学译介作品

克莱默-班早期以“村夫 (Paganus)”为笔名进行诗歌创作，他笔下意绪坦诚、情感激越、辞藻优美、抑扬有致的诗歌迅速得到读者的肯定，他很快成为小有名气的维多利亚诗人。笔者见到过的现存克莱默-班诗集，最早的一本出版于 1895 年。1902 年，中诗英文重译作品首次出现在他的诗集《长恨歌及其他》(*The Never Ending Wrong and Other Renderings*)里，由格兰·理查斯出版社出版，他也才刚满 30 岁。当时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认识很可能才刚开始，此书的前半部分是他对翟尔斯在《中国文学史》(*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1901)和《古文选珍》第一版(*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1884)中部分译诗的重译，包括屈原、苏轼、欧阳修和唐代诗人白居易、司空图、李白、王昌龄、李华的作品。第二部分则是他自己创作的英文诗篇。

克莱默-班诗集的前言，通常多见文采流丽飞扬的散文诗前言，《长恨歌及其他》也不例外，而且直接题为“致哈伯特·翟尔斯教授 (*Dedication To Professor Herbert A. Giles*)”，洋溢着作者对翟尔斯的衷心景仰和敬佩。他描绘跟从翟尔斯习学中国古典诗歌的情况：

“我看见了許多奇异而华贵的光华，还有月亮——白居易的月亮。您的双手从司空图的玉壶里为我倾倒入珍奇美酒，为我唤醒了那些幽游在老李华久远昏暗的古战场上的魂灵。静默在您的身边，我看见了在曼卿坟前鞠躬的欧阳修，沉迷于牧童和砍柴人隐约飘荡在松岭之上的声音。”

最让克莱默-班心荡神驰的，莫过于中国古典诗歌里最璀璨的唐诗的篇章。此书的第一部分共有重译诗歌 19 首，一律采用



诗歌的形式，其中包括原文是诗歌，翟尔斯译成了散文的白居易作品《琵琶行》，也包括翟尔斯曾以散文的形式译出，而原文并不是诗歌的作品，如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欧阳修的《祭石曼卿文》和《秋声赋》，以及苏轼的《放鹤亭记》。

此后，克莱默-班以极大的热忱，投身于推介、传播东方文化的工作。他虽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汉学家，但他与东方宗教学家 S. A. Kapadia (1857—?) 共同主持编撰的《东方智慧丛书》(*Wisdom of the East Series*) 却为他在英美汉学界和文学界都建立起了沟通东西方文化先行者的地位。

《东方智慧丛书》由伦敦 John Murray 出版社陆续出版，整套丛书分 7 大类，总共 30 余本。有西方作家、学者概述东方各国文化传统的著述，也有东方各国包括中国、印度、日本、阿拉伯、伊朗和埃及的文学艺术作品的译介。在这一套丛书里，克莱默-班自己有关中国古典诗歌的作品包括：《诗经：儒家经典》[*The Book of Odes (Shi King): the Classic of Confucius*, 1905]、《玉琵琶——中国古诗选》(*A Lute of Jade: Being Selections From The Classical Poets of China*, 1909) 和《宫灯的飨宴》(*A Feast of Lanterns*, 1916)。其中，《诗经：儒家经典》根据英国著名汉学家詹姆士·理雅各（又译理雅谷、里雅戈，James Legge, 1815—1897）的英译《诗经》文本重译，其他两本则仍然以翟尔斯译本为主要底本。

《长恨歌及其他》出版以后，克莱默-班极有可能到过中国，并专程访问过山东曲阜的孔子故里。《诗经：儒家经典》成书于此次旅程之后，书中正文之前的长篇导言可以看成是克莱默-班自己阅读《诗经》篇章的心得笔记。全书选译 38 首诗歌，其中有 4 首出自他人之手。根据克莱默-班其他译著的情况推断，这

一本也很可能依然是在他人译本基础上的重译，但书中不见说明。克莱默-班通晓法文、德文和意大利文，此时各种《诗经》欧洲译本已经不少，也不能排除他重译时广为借鉴，没有固定底本的可能性。

于1909年初版问世的《玉琵琶》是克莱默-班的代表作品，流传最广，而且在同类书籍中最早被制作成电子书。此书的扉页上题著“献给哈伯特·翟尔斯教授”（*To Professor Herbert Giles*），书后附录中说明，书中所包括的内容除了来自于翟尔斯的《中国文学史》和作为“世界文学简史丛书”之一出版的《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Short Histories of the Literatures of the World Series*, 1901）之外，同时以中文版的《唐诗三百首》（上、下卷）、乔治·斯坦特（George Carter Stent, 1833—1884，汉名司登德）在伦敦出版的《二十四颗珠链里的玉联：中国歌谣选集》（*The Jade Chaplet, in Twenty-four Beads. A Collection of Songs, Ballads, etc., from the Chinese*, 1874）、圣-德尼的法译本《唐诗》以及两本德文的相关译著作为辅助参考。

《玉琵琶》的第一部分是共分6小节的导言，其中两小节转自翟尔斯的文字，主要是介绍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传承和文化源流。第二部分为译诗正文，从《诗经》年代开始到北宋为止，选译诗歌66首，其中59首是唐诗。选诗数量和内容比《长恨歌及其他》有所扩展，有些诗篇在两书互见。克莱默-班还提到，由于他不懂中文，《玉琵琶》成书的过程中多得小翟尔斯的鼎力协助。书中的英文诗题和白居易的《逸老》诗全文，均由小翟尔斯直接从中文译出。

《宫灯的飨宴》里的导言分7个小节，全部由克莱默-班亲笔



撰写，以唐诗为例，述及他对中国诗歌创作的题材、风格和审美情趣、格式和源流的认识。正文 57 首诗歌当中，唐诗几占其半。唐代以前的只有两首民歌，唐代以后则有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袁枚等著名诗人的作品。除了说明袁枚的诗歌转译自 Mr. Cecil Clementi (1875—?) 的《广东情歌》(*Cantonese Love Songs*, 1904) 之外，克莱默-班没有提到大多数原诗的出处。

此外，克莱默-班曾先后在《金色书本杂志》(*The Golden Book Magazine*) 上发表过两篇与中国古典诗歌相关的文章，注明都是翻译，一篇题为“*The Secret Land*, by Yuan Mei” (《神秘土地》，袁枚著)；另一篇题为“*The Palace of Chao-Yang*, by Li Po” (《昭阳宫》，李白著)。据哈佛大学图书馆的资料记载，《金色书本杂志》刊行于 1925 年到 1935 年，是专门选登小历史故事的月刊。惜此二文不得寓目，未知其详。

二、克莱默-班的重译风格

“重译的过程当中，克莱默-班对翟尔斯的诗歌翻译理论最大的继承，就是坚持了‘诗歌必须押韵’的原则。”有时候，他的译诗押韵甚至比翟尔斯译本更为严格。不过，仰慕汉文化的克莱默-班首先是一位诗人。恰恰是因为不懂原文，他无法讲求与原诗的机械对应，因此可以不受语言的束缚，自由发挥的余地更大。和翟尔斯相比，他擅长于抓住原诗句里鲜明可感的形象，突出自己对原作情感的诠释和理解，大力渲染作品中诗性的、浪漫唯美的情调。把这两位译家的作品放在一起，相形之下不难看出他们各自的特点：

翟尔斯的译文		克莱默-班的同诗重译
At The Wars		Tears in the Spring
1	See the young wife whose bosom ne'er has ached with cruel pain!	Clad in bright silk and blue em- broidery,
2	In gay array she mounts the tower when spring comes round again.	At the first call of spring the fair young bride,
3	Sudden she sees the willow-trees their newest green put on.	On whom as yet sorrow hath laid no scar,
4	And sighs for her husband far away in search of glory gone.	Climbs the Kingfisher's Tower. Suddenly.
5		She sees the bloom of the willows far and wide.
6		And grieves for him she lent to fame and war.

克莱默-班和翟尔斯的译本都不附原文，诗题也往往不直译，容易给查找原诗带来不少困难。上面两首诗虽然题目不一样，但都著明原作者是王昌龄。揣摩其意，应该是王昌龄那首脍炙人口的《闺怨》：“闺中少妇不曾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王昌龄截取闺阁少妇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横断面，描写她从“不曾愁”到“悔”的心理状态及其微妙变化过程，笔调细腻而含蓄。原诗是绝句，翟尔斯逐句对应译出四句，十分规整，这是他翻译中国诗歌一贯的风格。克莱默-班译成了六句，其自由、夸张而浪漫的译风由此可见一斑。将他们二人的英译重新译成中文，我们得到下面两首诗：



翟尔斯译文的中文再译		克莱默-班译文的中文再译
战时		春泪
1	看那年轻的妻子，尖锐的痛楚填满胸口！	穿着鲜艳的丝绸，蓝色刺绣，
2	她盛装登上塔楼，当春日重来。	美丽的新娘娘跟从早春的第一声呼唤，
3	蓦然看见那些柳树，新绿披上枝头。	这无忧无虑的人，
4	叹息，那在远方的夫婿，正为荣华奋斗。	爬上了翠色的塔楼。蓦然，
5		她看见远方新生柳色的舒展，
6		感伤，为那个她送出去求取战功的人。

原诗中的闺中少妇，与远征的丈夫离别经年，本该有愁，但她却浑然不觉，春日凝妆登楼并非起于排遣愁烦的需要，不过是赏景自娱而已。及至不经意间望见陌头杨柳新色，才突然勾起前从未有的感触——所谓不曾愁而愁自生，不曾怨而怨犹新。随即柔肠百转，归结成“悔不当时留住”的强烈念头。

从军远征，在唐代是人们“觅封侯”的重要途径之一。王昌龄诗里所折射的，是布衣寒士“强烈的建功塞垣的雄心壮志”，“闪烁着富有光彩的社会上升时期的力量美、意志美、人格美”。翟尔斯以“战时”为题面，使全诗一开始就笼罩了一层萧索寥落的气氛，女主角一出场，是一个神色黯然，步履沉重的怨妇。克莱默-班则还原了那个家境优裕，心思单纯的妙龄少妇形象，再现了少妇突兀的心理变化。尤其是对原诗末句的诠释。王昌龄原本的“悔教”二字，包含着少妇记忆里对夫婿走上“觅封侯”道路的鼓励和支持，包含着她与夫婿对“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

雄一丈夫”（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的近乎浪漫的理想，于是现实场景中面对良辰苦短，韶华易逝的“悔不当初”才格外痛切。翟尔斯文本在这里就显得苍白平淡，克莱默-班则保留了充分的想象余地，诗意更加丰盈灵动，更耐人寻味。

必须承认，就这首诗而言，克莱默-班文本在意境上内容上都更贴近原文。当然，他那些掺杂了许多个人因素的二手译文，不是总能够胜出原译者一筹的。他对以唐诗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诗歌文化近于顶礼膜拜的感情，在他极力试图拉近东西方诗歌文化差异的过程中，难免会导致他对原诗意的误读与过度诠释。

白居易的《长恨歌》或许不一定是克莱默-班认识中国传统诗歌文化的切入点，却对他影响至深。诗中所展现的富丽的背景、特殊的人物身份、跌宕的情节，以及凄美的结局，让他深深陶醉。另一方面，“白居易让玄宗在追寻杨妃的魂魄到连梦中也无由见的绝境，居然幻化出一个子虚乌有的仙境，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笔锋骤转，把‘长恨’推到超越生命局限的忠贞不渝。这种诗情的淋漓尽致让也同样是诗人的克莱默-班慨叹低回不已。”在诗集《长恨歌及其他》一书中，《长恨歌》不仅作为书名，同时作为开篇第一首，不与白居易的其他两首作品并列，后来此诗又再次收进《玉琵琶》，已经昭示出他对这首诗的偏爱。他对司登德译作的关注、对唐明皇是“诗歌的帝王”的评价、对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介绍文字……，都多少散落着李杨故事带来的影响。他把李白的《清平调词》三首合一，变成了一首诗的三个段落，而且直接将诗题换成“帝王之爱”，也是这种影响的延伸。我们且来看看其中的第一段，亦即《清平调词·其一》：



克莱默-班译文		克莱默-班译文的中文再译
An Emperor's Love		帝王之爱
1	In all the clouds he sees her light robes trail, and roses seem beholden to her face.	云间他看见她裙裾拖过的痕迹，玫瑰花仿佛感念着她的容颜。
2	O'er scented balustrade the scented gale,	芬芳的红栏杆芬芳的风，
3	Blows warm from Spring, and dew-drops from apace.	一并吹来露珠，与暖暖春意。
4	Her outline on the mountain he can trace,	她的身影在山头他也能追寻，
5	Now leans she from the tower in moonlight pale.	此时她倚在楼中的皎洁月色里。

众所周知，李白原诗里“花想容”之花说的是牡丹，克莱默-班改成“玫瑰”，无非是因为玫瑰才是西方文化里的爱情之花。原诗后两句中的“群玉山头”和“瑶台”两个词汇涉及典故，克莱默-班选择忽略不译，是他处理类似情况的一贯做法，也是他在此极力描摹、渲染李杨之间欢爱情状的必然。后面两段译诗也一样与原诗颇有出入，李白笔下“倚新妆”的飞燕变成“披着那件睡袍——唯有帝王知道”的飞燕；“长得君王带笑看”变成“抓住了那征服了城邦的视线，赢得华贵的唇边笑意长存”，而且全诗的结尾变成了：“即便冬雪摧毁了花园又如何？她将永远倚着芬芳的红栏杆，与那激荡她热血如酒的春色同在，容光焕然。”可见李白这三首咏牡丹兼称扬杨玉环美貌的诗歌，被克莱默-班的译笔改头换面，变成了对“帝王之爱”的咏叹。不过，如果我们抛开与原作内容“等值”与否的衡量标准，则这一首由克莱默-班如此过度诠释之后得到的英文诗歌，不仅读来朗朗上口，

其首尾呼应的内容，浑然一体的诗情，都是令人动容的。

三、克莱默-班译介的影响

诗歌作为一种以充沛强烈的主体情感为创作动力的艺术表现形式，其审美意象与效果的完成“不仅在于思想的丰富与深刻，不仅在于技巧的熟练与高超，不仅在于题材的客观价值，还在于主体是否能把真情贯注到作品之中以及贯注的程度如何”。行文雅丽，音韵琳琅，情感丰满，正是克莱默-班再译中国古典诗歌文本最突出的特色，也是他的作品广受欢迎，广为流传的主要原因。《玉琵琶》美国版于1919年由纽约的 E. P. Dutton & Co. 公司出版发行，此后多次被再版。今天在美国说起英译中国古典诗歌，克莱默-班这个名字和《玉琵琶》的知名度都相当高。

美国翻译家爱德华·马瑟斯（Edward Powys Mathers, 1892—1939）编译的东方爱情诗歌选《清水苑：东方情歌 120 首》（The Garden of Bright Waters: One Hundred and Twenty Asiatic Love Poems, 1920）一书，前言中赫然有云：“此书多承博学的克莱默-班先生指教。”英国作曲家格兰维尔·班托克（Granville Bantock, Sir, 1868—1946）于1918年到1933年间先后在伦敦出版以“来自中国诗人的歌”为题的六组声乐套曲共32首，歌词全部取自《玉琵琶》和《宫灯的飨宴》。英国作曲家彼得·沃拉克（Peter Warlock, 1894—1930）于1916至1917年间写成的声乐套曲 *Saudades* 的第一首《溪边》（*Along the Stream*），是为《玉琵琶》中所译的李白诗歌《自遣（对酒不觉暝）》谱写。到近年，旅居新西兰的澳大利亚作曲家休·迪克森（Hugh Dixon, 1927— ）的声乐套曲《神秘的玉之歌》（*Songs of Mystic Jade*）共7首，歌词依然出自《玉琵琶》。



足证克莱默-班更感性、更富于诗意，更具有可读性的英译文本，在西方文学艺术界被接受的程度是令很多经院派的汉学家们难以望其项背的。当然，和原文相对照，他的重译文本不无参差之处，但“人们总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一般说来，他只能按照自己的思维模式去认识这个世界。……因此，我们既不能要求外国人像中国人那样‘地道’地理解中国文化，也不能要求中国人像外国人一样理解中国文化”。在客观条件如此有限的 20 世纪初，为了向西方读者揭示中国诗歌文化的审美情趣和文化遗产，克莱默-班跨越时空、地域以及语言文字的种种羁绊所作出的不懈努力，令人感佩。积极推动当时处于汉学研究边缘的英译中国古典诗走出学术界的精英圈，并为更广大社会层面的读者所喜爱和接受，是克莱默-班对中国古典文学西传最伟大、最直接的贡献。